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T27
7720/7914B
25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資治續紀卷之二十五

東莞臣岳元聲　訂補

庠生沈國元　校正

世宗肅皇帝紀

壬午　嘉靖元年

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爲新建伯○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言　皇上加恩本生御批帝后之上又各加一皇字似于正統之親無別何以告郊廟而布天下也不聽○乾寧宮小室災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紹事鄧繼曾王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帝心動乃俛從廷議稱孝宗爲皇考慈

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俱爲本生父母不稱皇而給事
朱鳴陽因言清寧火災撰厥咎徵典禮失中實爲厲階益
禮既狥私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冒濫
始多亂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壞戚畹恃宮掖之私
變俯恤人言以端本而釐弊焉不報○陝西井州五衛軍
大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

被銘之死實摠兵李隆以私憾嗾部卒殺之及揭報兵部則稱銘酷刻激變軍士云

給事中楊秉義等奏臣等奉勅行邊勸賞目覩宣府大同二鎮村堡丘墟公私匱乏倉卒有變今非直至山西幸有

年宜急發庫銀輸之紫荊雁門等關量地遠近糴穀備
則以給官軍月糧有急則以應客兵支用章上會二鎮告
警部臣議請發太倉庫銀二萬兩糴穀入邊　上從之○
兵部主事霍韜進三劄

一言道問學修政事爲先務二言當問賦額登耗官簿增減之類朝夕省記以興恐懼樽節之思三言諸司吏胥弊蠹宜一嚴覈而整飭之至于其本又在上下之交昔　太祖貽謀惟曰君臣同遊　宣宗召尚書夏原吉同遊西苑飲酒甚歡　英宗日召學士李賢面決政事　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諮詢密謀　陛下不必遠法三代第近觀祖宗亦可以得師矣疏入報聞

御史馬紀請如國初之制設起居注官下所司知之○御史朱衣給事中邵錫上疏陳時政缺失

衣謂近者言官屢進章疏曰已有旨了夫言知不言行之總也言有旨而不言是非改過之吝也錫訓陛下御批有口知道了有或半載而郎更奏請方行或朞月而遂改即如通者內府薪炭及官軍俸糧二事部臣屢執而不從中官一言而遂決詔書不信中外傳駭疏入乃悉下所司一

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正德間謀領璽書金印賞賚無算帝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簿錄財貲及玄明宮佛像毀刮金屑一千三十兩悉給商以償宿逋○先是人有建議毀京師諸淫寺者竟寢不行事屬禮部郎中屠應埙一夕發檄徧京師悉從拆毀士論偉之

按埙後歷遷湖廣副使挈網振紀禁奸輯良執法無少屈撓貴戚大家咸爲斂跡一時稱良吏焉

二月詔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訓育朕兄武

宗尉有令聞皇嫂表正宮闈母儀有年聖祖母貴妃事我憲宗澤隆啟佑本生父興憲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憲王妃莊敬勤儉誕育朕躬不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吉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布告天下

三月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給事中史道疏更武宗弊政數款乞體臣工黜奸邪開言路慎賞罰行仁儉以撥亂反正上納之○帝念翊戴功封廷和冕紀爲伯裕誥券世襲及壽安太后弟邵喜興國太后弟蔣倫各

封伯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太監張錦等九名承奉官等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祿蔭官其部寺臺諫各賜金緡有差○戶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會疏國漕歲四百萬石領運十有二總共領衛所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棧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艘近來漕規盡弛軍亡船敝恐悞大計帝命總督漕運覈報○禮科給事中李錫言南郊耕籍國之大禮而教坊承應喧笑褻瀆請自今凡遇慶成等宴例用教坊者皆預行演習必使事關國體可爲監戒庶于戲謔之中亦寓箴規之益

四月禁額外貢獻○不許廣東看守珠池內臣擅地方事

○陝西巡按喻茂隆劾擄兵李隆以私憾殺巡撫許銘命逮勘以聞○正德中非虜太師亦不刺殺小王子畏其子報仇走涼州與阿尔禿厥數萬乞我曠土任牧守將難之亦不刺怒大掠堡砦往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西海其子麻八台復侵番落兼有西土列哩哱班板丹之力諸部漸掠西境給事中張翀蜀人也上言西土諸番南距松潘西跨甘肅周匝千里土廣人稠國初縻以爵賞啖以茶利非徒藉其互市亦漢人斷匈奴右臂意也今虜乃併有諸番踰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劒外其不爲膏盲之疾乎昔吐谷渾以逼東鮮卑西併諸羌遂爲

這個定該允把

隋唐歷世患況虜既有定穴而復兼以富強之種落乎及今不治爲患不細疏下本兵○御史盧瓊言景皇帝當也先犯順之時爲正位守國之計而纂修實錄止稱郕戾王附奉宗以始終典學之聖爲太平守文令主而實錄成于焦芳之手未免是非倒置乞令儒臣改撰不允○帝從彭澤議禁閹人弟姪勿得乞錦衣官以搆國事著爲令○王守仁疏辭伯爵且讓功于衆欲均其賞得旨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伯爵以明公議不允辭

五月給事中張九敘御史江淵主事霍韜各言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天人共屬楊廷和何與定策太監扶安何與贊襄駙馬崔元之捧符惠安伯張偉之迎護與藩邸効勞諸閣皆臣子常職何足爲功侯國非軍功不封錦衣非軍功不授秩及于爛羊爵賞輕于敝袴廷和冕紀乃上疏辭封本兵彭澤覆奏正德中權奸用事封錫太濫 皇上釐革殆盡乃以定康之功封蔭至五十三人非所以爲訓也宜聽辭免 上從之各蔭一子惟外戚伯如故○先是各內臣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治于是刑部尚書林俊等言宮中府中宜爲一體諸內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如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

上報布音

六月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

按華浙江餘姚人守仁父也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逆瑾竊柄士大夫皆趨之華獨不往會守仁劾之瑾怒逐守仁而素敬慕華不敢加害

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謚文懿

按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平生志行高潔潛心大業居常不爲異同至臨大事決大疑則據經援古確乎不一百凡嗜好毫不入其心家居二十年論薦無慮日自簿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謹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明年九月金華知府王九華奏其遺孤貧困乞優卹上命月給米二石待出幼日仕支

刑部奏辨原任江西副使李夢陽無交通逆濠狀釋之

秋司禮監太監溫祥賫冊寶自安陸州還言濟寧管閘主事陳嘉言欺侮遲留 上震怒遣官校逮之御史王秀給事中劉濟各疏論救不聽○汪珊疏十漸下所司

疏曰 皇上即位之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得潛移陰假一漸也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心實疏遠二漸也初罷諸不經淫祠今乃稍稍議復三漸也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得以新聲巧伎進四漸也初日覽章奏今或忽而不親輒憑左右可否五漸也冗食冗費初詔痛革今騰黷勞士不覈實是謂冗食御馬實數不稽是謂冗費六漸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封爵錦衣世襲七漸也初中官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今犯法者率貸死而罰金後將何懲八漸也中官有過者初責不得任用今鎮守守備稍稍營換倖門復啟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言官論政事不便直批曰不准有司上奸罪未正面答曰有旨所謂訑訑拒人十漸也

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濫宮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死勑諭文武羣臣同加修省以畱修復併遣官巡視賑卹被災之家

九月辛未立皇后陳氏○敕兵部陞鴻臚寺卿陳萬言爲中軍都督府同知妻翼氏封夫人給誥命 后父母也

十月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鏢言三代而下道學至朱熹大明近有倡爲異學者以陸九淵爲簡捷而以朱熹爲支離宜嚴禁以正士習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勑崇正學欲成正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行督學禁諭焉○帝即位屏去舊閣谷大用丘聚而司禮蕭敬

猶有用閣宦之意何耶

猶在給事張原疏言敬向通宸濠巡按程啟充籍出私書而奸黨爰書指據尤明臺諫頗疏章屢上而陛下猶委以機務不知何取于敬也大監劉恭厥斯養王誅皆爲敬腹心招權納賄並宜廵處不報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夏言云 陛下奉天法祖摠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詔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壅蔽又奏請于朝覲時崇廉抑貪以風官僚納之○給事中張翀請查革各省鎮守內臣以復祖制不報○庚申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大學士王鏊以上遺使存問疏謝因上講學

親政二篇上褒美之

十二月羣臣俱奏壽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鍾鼓不鳴鞭

癸未　嘉靖二年

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黃臣言太監蕭敬久竊重柄復開傳乞之門地震之變職由斯人乞速竄逐不報○太監趙山死以從龍功廕其養子雲爲錦衣指揮太監楊璁丘清死復援山例廕養子楊倫丘麒南京守備戴義死復廕其從子戴錦戴俊太監張欽請廕養子奉賢帝以爲錦衣世襲指揮本兵彭澤及科臣夏言許復

禮安槃許相卿爭之不報○大學士楊廷和言僉事史道論臣再三荷　皇上下道于獄而令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論明而國是定矣第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俾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罔取罪卿更爲之陳乞具見休休有容俟鞫明處分是日上復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廷和疏謝復温旨慰之○先是上不豫百官赴左廊門問安司禮監官傳旨言朕躬已安大臣免問候山東盜賊亟宜用心平定于是科臣汪應軫言弭盜大畧不過安之勝之安之之策有六曰離間賊黨收用豪傑扼

塞險要開糾告奸明賞罰以勸士分首從以招降且言弭盜與禦夷不同禦夷之法逐之境外而已弭盜之境外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隣國爲蟊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即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鎮撫以下俱坐罪報可○巡撫何天衢言洛陽乃周公經營之地宜建廟賜額令守臣春秋致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測景二臺公遺跡也土圭表漏具存乞勑欽天監委官考正制度尺寸書之史冊從之○御史曹嘉極論吏部尚書喬宇奸邪狀不報

二月謫言官史道爲金縣丞曹嘉爲茂州判官閻閎爲蒙自縣丞御史盧煥馬錄科臣趙廷瑞御史胡效才言茂州金縣皆屬荒裔而蒙自尤非人所居人皆曰囚等至彼不死瘴毒必有觀望小人承吉旨而殺之者一時逐三言官已非美政況有不可言者乎不報○初都察院疏請差御史巡鹽不下閣票擬批答稍誤戶科給事中黃臣諫曰我朝設立內閣處以文學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擬今使內閣虛代言之職宦貴卑專擅之奸關係非細漸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擬以重命令疏入即加批如制○翰林院編修孫承恩禮科給事中俞敦奉詔勑彩幣諭賜安南國王黎明行至龍州聞其臣陳暠叛胤遇害立胤從子譓爲王莫登庸復叛逐譓使臣不得入還 上命回京○刑科給事

中張嵩以天戒上言三事一保　聖躬言皇上春秋方富而數月之內兩見違和願調護周愼親幸有節二崇正道言太監崔文等于欽安殿修設齋供請　聖駕拜奏青詞是以左道惑　陛下請火其書斥其人三務實惠言蠲租之詔雖下而費用不經征求如故民不蒙澤請崇儉約節浮冗愼賚予然後責有司從實蠲免章下所司報三月廷試進士賜姚來等及第出身有差○楊廷和疏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九卿喬宇等各疏諫止　上曰覽卿等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虜掠甘凉○內官監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向匠頭宋鉦求賄不獲因以他事嗾文扶鉦幾死事在法司勘問未結文爲陽鳳訴寃改令鎮撫司訊理尚書林俊等執奏者再　上怒其煩瀆責令對狀俊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盜吏狄兼謨繳還詞頭夫太監崔文乃　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偏也湯搥王心排軋言路茲復飾詞巧辨脇奪見囚謂法司爲無人謂　祖宗成憲爲不足守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爲此輩紛亂臣人愚言突不敢愛死　上頗優容之已而都御史金獻民六科都給事中劉濟等十三道御史楊杲等交章論諫章凡有十四署名者共八

十人疏上皆付之所司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杵連石座碎之○興廟祀典太常卿汪舉請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禮官賈詠言正統本生義宜有異八佾太廟之禮也安陸似宜少殺以避二統之嫌　上曰樂舞已定令所司修之何孟春等力諍不報

六月日本國夷人僧宗設等賫方物等入貢泊浙之寧波已而僧瑞佐宋素卿等後至互爭貢偽宗設遂設瑞佐而素卿者故寧波叛民也率其黨寇慈谿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躁躐寧紹間宗設等奪舟遁擄指揮袁璡以去事聞

上切責鎮巡等官令督兵追捕其入貢宜否事宜下禮部議報兵科給事中夏言言醜夷恣逆沿海無備宜遣風力近臣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閩以及兩廣會同撫臣按視預爲區畫其倭夷應否通貢乞下廷臣集議詔遣戶科左給事中劉穆往已而浙江鎮巡官捕得素卿及夷人中林望古多羅等穆至會巡按御史王道鞫之具獄上部覆素卿謀叛中林望等故殺俱論死防禦失事官謫戍奪俸有差得旨如擬然素卿竟不伏誅也

七月錦衣百戶張璡監倉索羨凌人王事羅洪戴擬劾之璡故哀懇願受笞洪戴以爲實罪長已竟笞矣璡遂以違制

擅撻錦衣官奏聞命即逮訊科臣劉濟尚書林俊孫交各
疏救不報因各求退上慰留之
八月房入界嶺口尋入遼東丁字堡殺傷禦都指揮王綱
○南京禮部尚書秦金等以災異上言　陛下臨御未幾
政漸弗恪一言詔令不如初二言任賢不如初三言聽納
不如初四言慎惜不如初五言持法不如初六言恤民不
如初七言崇正不如初八言保養不如初疏下禮部尚書
汪俊言金等之疏忠愛懇至從之
九月林俊致仕
前俊以李鳳陽事被詰已有去志及上疏奏九
辠不聽乃稱疾乞休允之賜酒饌寶以行

建昌侯張延齡强占民地刑科給事中張原論延齡恣橫
不法乞痛加裁抑章下所司○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倣漢
魏相因歲不登條奏故事引漢魏以下諸臣奏列爲八事
一引漢魏相之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重
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減百官俸皂一引范鎮奏請裁
革冗費一引燕劉奏請廣聽納一引范仲淹奏請勞來安
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請諸州縣不許過羅一引趙汝
愚奏災傷州縣請預免來歲稅錢　上曰制祿養廉朝廷
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如議行
九月御史秦武言　皇上近日以來或養子而冒閹豎之

封或內臣而奪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除阻撓既多法司之
律令更易殆盡勑自中出而政府不得贊其詞法以私行
而六曹不能攄其志待臣之禮久衰納諫之心愈怠經筵
屢罷禱祀累修此天之所以示異也科臣彭汝實言邇者
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變于上者屢矣地震泉竭揚沙雨
土地變于下者屢矣群小漸張盜賊公行草妖木異人物
之變屢矣昔人云怒寺之天猶可爲也忘予之天不可爲
也今燕閒虛費于女寵腹心委托于貂瑁二廖諸張竟爾
緩死李隆蘇綰猶得無恙鎮撫以報復而宥辱王事羅洪
戴內監携私鹽而執解巡檢鄭景貴皆失政之大者不報

十月永福長公主憲宗妹也十以是月于歸蔡震時孝惠
太后服未小祥而禮官上儀此狀謂駙馬當四拜公主坐受
其二科臣安磐言昔唐衡山公主適長孫氏于志寧以太
宗服未除爲言高宗從之閭閻小民有斯喪者不得婚嫁
今太后几筵未徹而輒行婚禮何以作極且駙馬雖賤而
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乖謬舅姑儀節尚未定議
亦且酌裁以復古道不聽

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攝欽天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
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日在箕六度計未四
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巳改曆至今每歲差一分

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道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爾況至今已二百四十三年可無修改以合天度乎不報

支大綸曰授時曆法雖起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爲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爲一元之中平分大地人三元每元計二千四百二十九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已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矣是天地二元也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一萬七千六百已在人元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太乙甲子爲曆元而不從辛巳也今以辛巳爲曆元者曆家以世遠難竟故截去始元而以辛巳耳歲差之法起于子半虛六度約下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至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度七十七分正統甲子退五十度四十一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五十一度二十四分故冬至日躔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度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九微自嘉靖初至今上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非復至元舊也日食多寡則里差之法當講者日輪大月麤小故小下望之相掩南非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約差數刻正德甲戌日食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杭至晝晦則南北地勢然也

劉宬等繫欠所司具奏書上得旨劉宬編成顏如璞削籍黃國用遠謫科臣劉濟言罪至戍遣亦重矣宬等罪不至此而故爲苛法且緝執于羅織之門鍛鍊于武夫之手而裁決于內降之旨何以示天下不報○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止不聽命廷和撰勑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後元陽爲虐

入秋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亿田廬漂沒幼稚許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死更重以織恐激他變勑書必不敢草上怒其遠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

科臣葛鴻乞慰留不報

甲申 嘉靖三年

正月南京地震有聲○五星聚于營室○南京刑部主事桂蓥上正大禮疏言○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當考興獻帝母興獻后併錄都御史席書史部員外方獻夫二疏以聞上曰此禮關係綱常會文武羣臣集議

先是上遣司禮監諭廷和加稱興獻帝后皇號廷和言不可已而上御平臺召廷和冕紀入見授以手勑諭加

皇號廷和抑言奉邸之初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豈得不顧義理徇情而行皆不聽至蓥等疏入帝心益堅

科臣毛玉聚平濠功次因疏內外官不宜交遍藩府著爲令○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桂蓥等議禮非是上諭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葬盡其參衆論詳議以聞○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千戶聶能與聰議合帝益心動命取席書桂蓥併從里中赴韶詣京集議○興國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賀晏賚倍常○南畿諸郡大饑人相食巡按朱衣言民迫饑餒鬻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戶王臣姚堂以子鬻母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殺

既曰發塚何不與兄同死而故食之邪

父地震霧塞臭彌千里時盜賊蜂起閩廣青齊豫楚間所在成羣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江盜勑操江伍文定擒捕

二月給事中鄒繼曾言　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　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羣行竊權希寵以至于此　陛下不與大臣共而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　上怒下繼曾詔獄尋降金壇縣丞○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　上以灾歉不宴修饌唐皐言祭祀禮重郊丘君臣情通宴享帝王所以報本始而篤慈惠也皇上潛升百度惟新而臨御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爲闕典不報○大理卿鄭岳言臣勘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倚潼門東繞懷衛北極宴蘇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滹泥琉璃漳洛衛沁洛瀍其大也宜令瀕水開田築堤鑿渠平疇無水者量濬畎澮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爲沃壤矣戶部侍郎王承裕覆議行之

三月修撰舒芬御史朱淛等各疏言皇上孝事兩宮當如一日與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今昭聖誕辰遽傳命婦免朝禮數頓殊關係不小況當議禮紛更之日此報一出人

心驚疑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上怒其出位妄言各逮訊
四月給事中安盤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于大內則是明
知恭穆萬萬不可入　太廟矣　太廟既不得考　恭穆
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　太廟哉此其說之
自相矛盾者也　上曰朕本生　聖母躬親奉侍而本生
皇考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　奉先殿西室所司其亟修
葺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禮官卽諏日具議仍執遣官者
罪無赦○御史盧煥以災變上言腹心之深憂者四一君
身不修二言路不通三命討不當四財用不足根本之深
憂者三一京庫虛匱二輔衛貧困三太倉乏儲咽喉之深
憂者一言宣大洮岷虜患並起內地民窮迫而爲盜恐生
他變疏下所司

五月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謚文恪

按鏊蘇州吳縣人鄉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三傳　孝廟
講讀陞詹事房入寇修條上籌邊八事竟未用正德元年
召內閣時尚書韓文率諸大臣伏闕請誅逆瑾等有旨
令諸臣詣左順門中官傳上意請問衆相顧莫敢干先
發鏊獨言瑾亂政不可不亟除瑾以是憾鏊鏊亦遂力
求去嘉靖初特遣使存問鏊謝因陳講學親政二事詔
嘉納之至是卒年七十五鏊幼穎悟不羣學問贍博爲
文春實爾雅當時式之　此立朝大節卓然士大夫惜其
用未
究云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以致災變所由起引
爲已不能獻納之罪言甚切直下鎮撫司拷訊○上定奉

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獻皇帝神主○霍韜赴召力辭
二父兩統之非而席書亦上大禮考議聰蓦至復條七事
以上俱留中鴻臚少卿胡侍言祖訓兄終弟及蓋嚴嫡庶
防覬覦耳魯王奏齊不受命歸父漢病已不受命昭帝何必
受命乃爲後哉帝怒謫爲潞州判官○吏部尚書喬宇言
邇者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各以言事下獄茲天氣炎蒸
法司罪人俱蒙釋滅若此文學侍從之臣必在矜恤疏入
報聞
六月石瑤爲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以張
璁桂蓁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南京孝陵司

香內使谷大用奏乞回京調理給事中章僑劾其放遣
詔旨而敢于陳乞叙奉迎之勞懷　康陵之便假生還之
語投干進之機所宜痛遏章下所司知之○土魯番滿速
兒大舉入寇至甘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禦却之土魯番
因仙亦虎仙等皆死遂聚夷兵二萬餘深入甘州寇掠以
殺將爲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甚慘九疇率兵力戰解甘
州圍又夜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番兵殺火者他
只丁虜退去關中守臣亦奏河西危急乃遣兵部尚書金
獻民都督杭雄率兵西討獻民遷延不進及至蘭州諸番
已敗出嘉峪關獻民用九疇議請遷發夷使閉關絕貢遂

還○四川巡按范永鑾言劉瑾當道瑾竊柄首倡讜論被杖幾死而瑾復檄郡罰穀三百輓輸大同生產殆盡御史潘鵬曲阿瑾意反誣淮以貪刻削籍良可痛恨皇上初年起爲知府繼遷副使不就而卒宜加優卹以旌遺忠從之賜祭葬復其家○員外郎蕙上疏爲人後辨一篇上命鎮撫司逮訊○御史段續陳祖各疏萼等假議禮以干進不宜驟加清秩帝怒其排姤忠良遂獄謫補外南京尚書楊旦顏頤壽沈冬魁李嗣充翟文奎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各上言俱切責之

七月璁萼上言今日典禮願與禮官辨晰列十三事以上

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于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經本生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復爲論條辨帝切責之○帝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時慈懿太后

塋禮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我
朝故事也楊愼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
今日王元正等遂遮留羣臣于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在此
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
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于內上使司禮
諭退不從上命錄爲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
人詔獄楊愼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闕
上大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孟春
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
品以下杖謫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卒者

十有七人

八月晉府西河王奇溯有孝行其母嘗病渴王仰祝天井
泉湧出病愈建醮禱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母卒王哀毀
骨立宮墀古栢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爲孝感下所司
勘實命勑獎諭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大同
兵素獷悍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
弗給聚衆讙噪欲爲亂提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
得惡首張的祥等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宣大糧餉久缺近
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
諭罪終當撫處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頃年主將因循政多

姑息不及今重懲之恐煽亂之風日熾宜如鳳欽言詔戮其爲首者五人餘調極邊哨守是歲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趣之泰將賈鑑杖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上屯於焦山坡文錦慮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游擊葉宗招之還鎮巳文錦管隊官關山等廉得其首惡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圖文錦文錦聞變踰墻走匿宗室博陽王所叛卒擁衆圍王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出華任總兵朱振於獄逼令爲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脇副總兵時陳爲奏乞宥巡按御史王官以事聞上然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勅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柱勇署都督僉事代總兵以宣府副總兵靳英代時陳各趣令速往仍令圍營內外官選鋒聽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勅行事鐸尋以毋憂乞終制去陞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爲右僉都御史代之給事中劉祺通政司經歷李繼光兵部主事汪泰皆言今日大同之變由前日處甘肅叛卒之少寬法不可縱恩不可濫宜急命素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討除竟逆以正國法侍郎李昆至

大同因疏言文錦志在立功而以剛愎生變彼不
不足惜所可恨者綱紀廢壞爲國家耻爲今之計惟在急
罷羣情所不順者以慰其心勑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而
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乞加收卹上俱下其疏於所司
而命昆圃部時大同人心稍定屬回虜犯甘肅方遣尚書
金獻民等西征叛卒聞之益自疑十一月辛未復相煽聚
殺大同知縣王文昌城門晝閉持兵嘯呼代王浚杖都御
史蔡天祐疏請再降明旨撫諭寬宥廼諸叛卒稱亂狀天
祐疏不敢盡言也代王尋走宣府矣兵部言大同反側迄
今未定不誅元惡禍且日滋宜勑鎮巡官設法處分仍乞
特遣諳練兵務大臣總制宣大得旨令會廷臣計處以聞
於是兵部集廷臣議言往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
玩叛亂頻興今若專爲撫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
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爲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兵三
千薊鎮精兵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宣勑曉諭鎮
人擒獻首惡郎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進勦無赦戶部
仍遣官賫銀軍前厚懸賞格城內親王宗室及官吏士民
固當顧慮第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不利于國家況
舉戶部左侍郎胡璨總制上從之詔胡璨兼左僉都御史

總督宣大軍務魯綱克總兵官調兵次大同近地相機撫勦有能擒首惡者賞銀五百兩陞三級擒助惡者賞銀三百兩陞二級先是敕原任鎮守太監王觀及革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密疏叛軍首惡姓名觀疏五人桓陳疏八人兵部言桓陳身在行間所見酋宜眞確請敕贊據名擒捕即行梟示上然之贊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重兵壓境人心動搖乞且留贊聽其與鎮撫官密圖捕逆而叛卒殺知縣王文昌事官至是始言之上責其奏事推延且敕之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奏奏贊等相機前進王官協同贊決毋得狐疑觀望已而天祐疏言總兵桂勇捕得倡亂軍士岳世美等五十四人乞停止重兵上責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觀輩所疏不同兵部乃言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慴天祐等慮變生不測故請寢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報罪人姓名叛卒詭以昔日行劫扶死者具上而觀等所報首惡尚未檄諭該鎮天祐固未知也上命亟偵實以聞是月庚子都督桂勇千戶苗登王紳等奉贊密檄計擒郭鑑等十一名揭示敕旨斬首梟示隨撫定五堡軍士矣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復起拒城殘勇家屬燬登紳等家於是贊請率兵臨境設法擒薙上切責天祐等令戴罪擒賊自贖仍令贊暫駐宣府俟事平郎日

班師召桂勇還以朱振代之四年正月天祐等擒首惡徐
鐘等四人瓚等遂班師還京復疏列大同功狀因盛言廷
臣運籌協謀功爲給事中鄭一鵬御史簫一中所劾上責
瓚班師不俟命有功人員命候覈實陞賞三月庚午天祐
復捕獲首逆郭子巴等四名助逆焦啞雲等三十四名以
事平聞上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巴子等依律論罪處
決仍刻榜梟示文錦邮典廷臣屢爲言之上皆不許巡撫
江西都御史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圉重臣致茲大患誠宜
加譴以爲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
若緣假手士卒又從而懲艾之傳之四方羣小藉口寖生

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加優邮庶民分
全而紀綱可振上謂洪謨出位妄言降旨切責之
九月汪俌鄭岳徐文華與璁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遽
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璁等言當于
是書奏璁獻夫會公鶴齡侯勛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
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考宗有武宗爲子不宜更
立皇上爲後人無二本考宗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伯母
也宜稱皇伯母允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別禰廟不入
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于是稱考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

聖皇大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愚謂定此大禮似不消多言只遵聖經一語決之矣子路問于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夫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故孔子不得不以正名爲先今 武宗無嗣 聖天子以 獻皇帝之子遵 皇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其倫叙名稱固已素定所謂天親不可以人爲豈得假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及宋司馬光輩濮國之議以溷之哉善乎方公獻夫之言曰臣非敢謂宋人濮王之議不是今日之事不同也宋仁宗無子今我 孝宗有 武宗又不爲之子其不同一也宋仁宗嘗育于英宗于宮中立爲皇子今皇上未嘗育于 孝宗也其不同二也宋濮王有衆子今 獻皇帝子止 皇上一人其不同三也若三不同昭若黑白烏得牽合而强附哉愚謂就執民間承繼之說與夫爲人後者爲之子之文以例今日亦背戾不通蓋民庶繼嗣必其無子而後繼之必其衆子而後出爲人繼今 孝宗已有子 武宗矣乃復强爲之繼 獻皇帝子止 聖天子一人乃欲奪之使他已是一舉而三背禮三不通矣又烏得牽合而强附哉夫出前則三不同由後則三不通此事已若至明至明而當時舉朝昧之者何也曰有數說焉一謂 孝宗十八年之深仁厚澤不可使之無嗣也而不思無嗣者 武宗非 孝宗也二謂不可忘 昭聖邵立之恩不可不事之爲册也而不思邵以報之私矣三避邵合立公也母以子貴也五代人君抑私情尊之嫌而不知父子天性不可解孝子莫大乎尊親今羣臣未及贈封父母則昧然皇皇然思易道隨時變易禮特爲大順次之不可遽莫而意必而不知父母之故事以阻遏 聖明尊親之孝執一而膠柱此皆由近世士大夫習見于漢宋諸君立後之事膠蔽于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而不知我 朝自有制度我 皇祖之訓主于父没子繼兄終弟及與漢宋諸君立姪故事大不相侔也五代人君抑私情尊太宋自謂秉義執禮也而不知父子天性不可解孝子莫大乎尊親今羣臣未及贈封父母則昧然皇皇然而乃欲主未世不同之故事以阻遏 聖明尊親之孝是何待已之親與待君之親異也豈所謂推已之恕豈所謂移孝之忠乎是數者皆惑于似是而不知其實非遂至于舉朝聚訟而不可解也是故必繼統不繼嗣始爲名正言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親親尊尊各得其當而無嫌一正名而天下定矣多言聚訟

奚爲愚之爲此言也若發于
諫令著于此紀實昭國是後世必有能諒吾言者

安陸松陵山帝既改名顯陵等諸陵矣百戶隨全者請改
遷工部尚書趙璜言顯陵爲先陵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
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太祖不遷孝陵太宗不遷皇陵可
以爲法帝命多官集議廉書等亦言顯陵勢如伏鳳氣結
盤龍實山川之勢隨全妄議乞罪之帝曰先陵遠在安陸
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聰葛復言不可遷○先是錦
衣衛百戶俞賢以太監俞泰義子傳陞管事兵科參議謂
報有旨○新定運糧軍行糧隨正交兌之法官軍便之惟
蘇松二府原無坐額江北行糧勢難加派于是應天巡撫

此言實是
火砍遣其子
又不以依律
處斬彼未
處斬而死亦不
依以其子補
務也

吳廷舉請以各府該運鳳徐二倉糧免解民運納到倉郎
在水次兌與江北官軍以抵合用行糧淮揚等府原坐常
盈倉糧就近改鳳徐二倉補還江南蘇松等府糧數庶起
存之數兩不相虧戶部覆議從之○初壽寧人張廣犯斬
且以矜疑免死發充邊衛永遠軍未遣死獄中例當遣其
子以鳳頂補御史簡霄言廣以情輕減死今繫死已足其
罪又勾丁補解是罪及子孫也請免鳳發遣刑部覆以聞
上是其言著爲令
十一月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上疏曰羣臣有罪宜
下司寇問理輕重誅黜皆依律斷今鞭朴行于殿廷刑辱

上于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也下禮部議聞○評事常商臣言臣以廷平應獄爲職今羣臣以大禮忤旨調任者侍郎何孟春謫戍者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王恩等十七人皆國家大獄開係非小願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逮繫者釋之而正訐者之罪上以商臣沽名瀆奏降二級調外○遼東妖賊李眞陸雄等聚衆謀不軌入山海關殺守開主事王冕守臣以聞命各鎮巡官逐捕並優恤王冕

乙酉　嘉靖四年

三月修獻皇帝實錄○光祿署丞何淵上疏請立世宗崇極言其不可上不聽席書乃會廷臣議請于孰城之東皇城之內立一獨廟前殿後寢如文華規制出入不與太廟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祖廟獨尊之體避雨廟二

工親定其名曰世廟

五月四川兵備余珊效魏儆陳十漸一紀綱漸頹二風俗漸壞三國勢漸輕四夷狄漸強五邦本漸搖六人才漸渭七言路漸塞八邪正漸淆九君臣漸睽十災異漸臻報聞

七月命建崇先殿　上以觀德殿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　皇考神位工部尚書趙璜言與奉慈殿對峙恐　獻皇之靈弗安況外有世廟可勿更書亦言大工相繼民力宜惜　上不聽復諭大學士費宏宏請勿

該部卜日興建○壬寅世廟垂成　上自製樂章示宏等命更定曲名別於太廟

按更譔世廟樂章迎神曰永和初獻曰清和亞獻曰康和終獻曰冲和撤饌曰太和還宮曰寧和

辛卯　帝奉　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時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以正乾坤之位誰內外之防也聖母謁廟不可帝以問璁璁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等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啻劉龍曰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璁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附會章聖皇太后宜奉主後謁觀德殿以守祖法璁等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衮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褘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爲不可因具議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

吏部奏御史孫元席春劉夔當路子弟例宜改授命爲按察司僉事席春書弟也書乃邀璁等排貲宏而上疏乞恩改授館職遂命春爲脩撰夔爲編脩科臣鄭一鵬劾書自負議禮偶合聖意而恣行胸臆爲弟乞憐璁等甘爲鷹犬無復忌憚乞將書削籍以明公論帝切責之○勑建處士吳與弼祠于本鄉令有司致祭從巡撫陳洪謨請也

六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葬以安存歿於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

綿重穜止以示辱逆璀亂政始解衣箠楚非仁厚之道也
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速宜引用以裨聖德報
聞

支大綸曰見素立朝正直不妄談隨尤好引掖後進庶幾君子儒乎

楊一清請勦西虜　上慮啓釁命具制勝方略以聞

時清已起致仕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

上念歲災民困欲暫止仁壽宮役大學士費宏等言　昭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意或不安以漸修復庶是妥

陛下之孝又方有肯脩建不待　世廟工完旬日之間耳

難改更　上曰時值災傷民生困苦殊甚欲暫停以俟元

上納其言併罷仁壽宮召採木侍郎王軏來京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鄭自璧言比者甘肅之捷　陛下嘉諸臣勞勩恩蔭有差固朝廷報功之典但叅隨人等均陞一級似爲過濫臣查得尚書金獻民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而太監張忠等反至九十員名冠裳濫及輿臺名器賤同瓦礫非所以勸有功不報○太監梁棟奏內府供用金珠寶石缺乏戶部尚書秦金言朝廷經費多端況廣東雲貴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不堪命不允○命再註尚書伊訓併聖祖所製洪範註與近日　御製無逸註釋名曰書經三書共成一帙復命將皐陶伊訓無逸註釋名曰書經分爲

要○太監李能言權取山海關稅以備邊費戶部言關以
許奸非以媒利元年奉詔盡革而更開利門乎　上報騎
載肩荷者勿概征每歲所入務覈實以爲脩邊費有侵匿
者許以關御史劾治○召一清入內閣起致仕兵部尚書
王憲代憲至則請征勦如一清言　上竟不許
丙戌 無詰年
正月上製咏春及四景詩屬宏和親序其端名曰咏春同
德錄○戶科給事中管律言兩淮鹽課舊制七十二萬引
有奇其常股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
大事邊警有急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濫收銀價

命　皇伯母安處仁智殿亦爲宏敞但孝奉不可一日或
缺而小民亦當愛念所遣各官毋得科擾
九月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撰育諭上下同加脩省大
學士費宏等奏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斂工匠不
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爲莊田而民間養
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承領
管解之人無所控愬太倉無三年之粟而冗食者收充不
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況忠直之士以
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爲職而每加詰
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審錄而不爲處決無冤可辯者或加

優旨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又前日
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不能將順　聖意
若因脩省暫且停止亦未爲不可也疏入　上曰覽疏具
見忠愛輔導之意近日或雨雹或星變朕以惶懼故命卿
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之咎其失在朕也卿等所奏工役
未造者停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人等係是舊額除奉
旨外毋得煩擾京營之軍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爲實
輕率者亦宜治戒因有罪迫生窮民以寃抑致死令法司
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酌議以聞于是工部尚書趙璜
請罷玉德殿等工併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
是以國不言虛邊不告歉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爲正課
破例生奸遂令商人自　請開中又皆折收銀價緩急無備
臣請自嘉靖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從之○御史
張衮乞宥伏闕諸臣吏　部覆後議俄報罷科臣史于光疏抹
不報
二月虜亦卜剌住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水合渡河入套
提督王憲總兵杭雄却之○科臣林士元劾奏學士桂蕚
與尚書趙鑑論陳洸罪至攘臂相加夫洸負不赦之罪而
蕚乃欲撓法以抗君忿亲橫于胸臆攻擊加于班僚失大
臣體章下所司○大眞人張彥頫以府第災請賜更造上

命有司造焉且遣中官往董其事科臣黃臣諫止不聽○
御史雷應龍請罷光祿寺歲供鳥獸飼肉一萬六千餘觔
秣豆五千二百石命所司覆數以聞○戶部尚書致仕韓
文卒贈太傅謚忠定
按文清心寡慾凝厚雍粹久奮廟堂充養識量益宏居常
抑抑至臨大事斧斷霆擊之死不撓卒年八十六所著
有質菴奏
議歸田錄
畿內飢上命發郡縣倉庾及太倉錢穀賑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龔用卿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太監張忠以營建宮殿爲工匠趙金等乞恩報秩爲
錦衣千百戶者六十人侍郎胡世寧科官鄭自璧等力諫

未報會太監周緒等乞錄故太監羅喬秦文宗詔許之尚
書李鉞等再諫不聽○御史鄭洛言據張璁劾費宏受玉
納賂是宏爲貪夫不可以司政本矣而人無非之者以其
藏垢納汙之量也以璁孽之言宜其可以秉國柄矣而人
無與之者恐其睥睨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諭宏以止
足之義戒璁孽暴橫之愆各令罷歸別選賢良以副任使
不報○虜犯大同復犯宣府總兵朱振都督傅鐸禦却之
五月刑部尚書趙鑑致仕陛辭　上製詩一章書于龍箋
賜之以寵其行○御史謝汝儀上言伏願推復衛道之心
宥豐熙余寬張漢卿郭楠呂柟等而敘用之推黜崔文之

心退王堂谷大用而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

時科道衛道丘養浩以言忤旨尋復官
太監崔文以擅權斥罷故引此爲言

大學士楊一清疏五事一曰 聖孝二曰 聖政三曰聽言四曰宥過五曰和衷 上優詔褒答辭○先是內臣黃土守備潼關勒取軍民財物以萬計考掠人致死者衆各該撫按奏委官驗實奉 旨令南京新房閒住又甲字庫內臣趙綱需索解戶致死無辜俱會勘明白依律擬竟從宥免南京科道官交章請正其罪不聽於是左都御史顏頤壽復執奏亦不聽

六月尚書席書以疾請假遣中使臨問賜詩慰之○甲子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瑤賈詠入見各加慰諭賜之詩章次日宏等疏謝優答之

七月副都御史張潤請申訟牒株連之禁從之○享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僑言廟享重典不宜遣代又況臨時差遣倉惶就位誠敬何存 上以僑妄言奪俸三月

○時 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間與大學士費宏討論詹事桂蓁忌之托言詩詞小技恐勞 聖躬 上曰朕學詩不妨政務爾言固見忠愛但宏既居輔弼職在講論朕有所疑亦必諮問○山西巡撫江潮言宗室蕃衍祿米日增歲徵不足乞將各府祿粮徵收每石夏稅六錢秋糧八錢

而放支則折銀五錢撙其餘數以補不足戶部覆其撙節得宜請著爲令

八月　上御書十二言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頒示群臣○魯迷貢獅二犀牛一帝命收畜內府因留夷人參之御史張彖力諫不聽

十月　上製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疏謝○編脩孫承恩摘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爲法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迹可爲法戒者纍栝成詩六十首以獻　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十一月官司禮監太監黃英家人司設監太監賈友家人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等言爵賞不可濫濫則人輕之而不以爲德若以英勤心納忠多歷年所寶鑰脩塋旌功賜額貴幽之典迥特一時亦足爲報矣無已亦宜官其近族一二無濫及疎遠異姓者兵部尚書王時中等亦執奏俱報有旨○淮河泛溢諸臣上疏請治俱下該部議

禮部尚書吳一鵬上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水勢渺茫田廬淹沒請倣求渦河運塞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巡按穆相言兗南徐北去東海不遠於此開一渠河立以壩閘遇水發則分流以殺其勢遇水小則鎖閘以截其流時大學士費宏亦言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來分爲三支或由亳潁等州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縣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既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末開渦河口就淤淺黃河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溜溝等處

慈入運河自徐州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稼失業遞年租稅無從與辦官民船隻遍無之計必須渦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患也近來沙壅塞隨濟隨湧官民船隻于漂沒巡按直隸戴金又言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由昭陽湖積水不多春夏之交乃從昭陽湖取道往來然昭陽湖面淺洄則運道必至淤塞京師歲數百萬之粮何由至沛縣至沛縣浮

匿舊牘令前後奏辭皆驗彭澤弟彭冲又爲交通請托上命下悖等獄令廷臣會鞫科臣楊言奏邦奇心懷怨望詬辱大臣帝怒其爲大臣遊說即朝中逮繫下鎮撫司鎮遠侯仕隆覆邦奇所奏皆虛妄上謂仕隆倘情曲護切責之以楊悖言輕率妄言調外任邦奇陳言希用降之

石瑤致仕以席書爲武英殿大學士卒于京贈太侍謚文襄

時書爲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以目眚乞歸上念之特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兼官四俸仍令不時政至是書受命卒

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至○南京禮部尚書邵寶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按寶無錫人質性純懿問學該洽考親睦族冀大海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適所著有學史簡端錄二書巡撫吳

按岑猛者田州指揮世其先曰伯顏以歸陰世田州府猛承襲後與思恩州先殺降爲千戶正德中賂瑾得同知掌州事兵威復振每殘虐鄰郡地方擾亂都御史盛應期奏猛反未報姚鎮代之再請得旨乃分兵討之歸順知岑璋女嫁猛失愛素憾之乃與吾師通佯以女故遣兵助猛長子守隘實爲內應吾師因得深入斬其長子邦彥猛急欲逃璋誘走歸德可達安南再舉興復猛率從之至歸德璋用計鴆死之斬其首收所佩印遣使馳車門主之猛三子一敗二出亡諸惡目俱被擒斬淮盧蘇王綬未授首提聞賞功有差已而蘇綬復反潘泉諸司素與鎮沮者因倡言猛未死鎮爲歸德所欺又言猛糾安南入寇于是靖江諸宗室復流言洶洶云

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

盧蘇王綬既反御史石金遂劾鎮輕信寡謀攘夷無策田州不得并思恩失之上怒落鎮戢先是軍興錢穀命支廣東司府帑庫銀兩不得自分彼我至是兵部議奏謂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撫

制督同議處乃安　上乃令王守仁代之斤一應主客
官軍主副將校三司官屬悉聽遣節制公同計議行
上聽講大學衍義製五言詩并序一首示大學士攬一清
等清等依韻和進上命集成一帙名曰翊學詩
七月壬辰南京雨血○總理河道童拯言今濟漕有二處
一曰孫家渡在荥澤縣一曰趙皮塞在蘭陽縣北皆可引
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
鳳陽長淮壽春王等園寢爲患叵測惟零陵縣北塗河一
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等離橋出宿遷
小河口趙皮寨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加
濬治庶水勢殺而園寢無患乃爲圖說以聞上然之命即

廷擧上
于朝

三月虜寇宣府入大白陽堡參將關山戰死所部卒殺傷
殆盡巡按杜民表以聞　上以宣府一月連喪兩軍切責
鎮守太監王玳巡撫周金令立功贖罪○贈死節知府宋
以方光祿卿廕一子
初宸濠有反狀瑞州知府宋以方緒集民兵以備濠使
至不爲禮徵索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明日
濠反城以方至舟中以方罵濠不屈赴
水死至是巡撫陳洪謨上其事得贈廕
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復不至
○以禮部侍郎翟鑾爲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
機務○議行馬政時兵部言祖宗制養馬在順天府所屬

論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府所屬論丁派種
此外別無他役如有倒失雖赦不蠲項者有司怠玩漫不
檢覈或地歸豪右而養馬累于細民或丁多逃移而種馬
至于漸耗馬政之廢實由于此宜令順天府屬覈地應天
府屬覈種有地亡馬有者即以其馬責之佃主其種馬昔
有今亡者俟秋成日以漸買補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詔
如議行

五月京師兩錢

六月召起大學士謝迁辭○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鎮
請討田州岑猛

舉工

八月命吏部左侍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璁署
都察院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平反囚李福達獄
釋之論御史馬錄等罪

按福達山西代州崞縣人初以妖賊王良謀反連坐發
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五清軍御史勾發山海復逃寓
陝西洛川縣偕孫勳佛教煽惑愚民縣惠慶邵進祿從
之福達用是貴日起乃誑
山西而進祿等事露恩補
稱李五首謀福達聞之竄
來大同之福達惧竟入京
宿乃自詣獄罪對先后鞫
之者李景全等凡二十人
其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使

徐文華等復上巡撫畢昭謂
福達果張寅爲此家証所致
政坐良罪擬口外爲民獄未竟照免待養去會御史馬
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傳爰書如前訊勘爲貽書囑免録
不從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于法司于是左都
御史聶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置重辟而郭勛交
通逆賊納賄行囑法宜並坐得旨如奏勛令對狀其服
輸等先后劾勛請正罪勛亦
謝罪　上特宥之給事程啓
里自訴且以訐礼觸忿怒
巡撫江潮疏論勛給事中常泰等復各疏論勛請如律
上令逮福達來京審問逮至詔會三法司官勘實刑部
尚書顏頤壽于午門外會訊時告者薛良衆証李景全
等共指福達福達語塞而
廣也訊之復云我暴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順壽等以其
詞上　上怒壽等偏徇欲親鞫楊一清諫止仍屬勿勘
官會訊刑部主事書橍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永不枉
上怒黜爲民順壽等俱乃雜引前后讞詞指爲疑獄
上切責壽等仍械繫馬録下鎮撫司掠治一時論救諸
臣俱遭逮繫于是順壽等更訐出福達以薛良抵罪而
不及録　上怒甚遂并逮順壽等下獄是月命趣獻夫

此等寃獄殊非聖明氣象

葛署三法司事雜治之葛等
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
閔楷私書及郭勛囑書凡八紙詠書別有所囑英等頗
及福達事　上責對狀詠引罪致仕逮問仲等英書詞
連及侍郎孟春并逮焉葛等
良指爲逆党又綵周儀等証
爲民既而録以按部至郭勛
始寅事指爲福達今考其姓
陷勛泰等附録所在問官阿
犯如律有旨薛良証告論
陞都御史李璋按察使今
按殺八媚人俱發戍極邊
程啓充盧璗挾私彈劾戍
漢鄭一鵬程輅狀同妄奏
郎劉玉王敔都御史江潮
泌寺丞汪淵畏避言官推
少余才逞忿横議吏部侍
張仲賢交通私劄各謫戍
御史勘問巡撫甲貽與張
依入人罪次未決擬徒

地面永戍已諸臣出差逮捕至者給事中常泰員外郎
劉仕戍遼寺副杜鸞御史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
鳳原任刑部員外郎陞會
原任御陞太僕少卿張英南京御史蒲壯戚雄俱閒住
按是獄初起時郭勛奉
諸臣故之益惡勛遂力圖反噬且以議觸衆怒爲詞于
是議礼三臣亦力左右之而爰出改皂白混焉馬錄以
故入人死罪未決擬徒乃李璋徐文善以殺人媚人劉
琦盧瓊程啟充以挾私彈劾各戍邊衛輕重惟意高下
在手一何舛也先是吏部郎中彭澤大計謫外聰爲澤
訟冤言文善瓊啟充皆以大礼事合謀傾澤次且及聰
聰之欲甘心于三臣也匪今日矣璋琦壬戌所謂殃及
池魚乎讀實錄所爲聰傳則曰奉詔鞫勘卑獄獨違衆
議脫張寅之死蓋江陵當
顛倒是非至此百世
而下誰當能辨之者

諭曰永嘉安仁是舉也果爲三亭冤獄乎哉亦黨武定佐
諸臺陳爾當其議大禮時聰等與勛同上議見悅于上亦

以勛爲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陳渚臣乃力攻勛必
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讞必翻釋而後已也永嘉
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爲福達爲武定耳武定獲伸則
以渚臣之竄削有弗卹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臺陳渚
臣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坐則
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及福達以方術見
勛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對前日之爲叛賊也追其事覆
特不宜與之清嘱耳而嗾使陳白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
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清嘱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
其連坐哉況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勛事不相似而必

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釋之紛紛也況福
達之獄前已奉命監決矣使當時渚臣稍存寬緩待福達
磔死之後羣臣改武定則勛亦百口此解雖欲再鞫福達以
寸爲地何可得耶惜乎渚臣慮不復此而使法司大臣藩
臬渚司俱羅其禍也悲哉

時以陝西之役推功揚一清命賈詠擬勑加恩一清疏辭
殿學非賞功之官武蔭非無功可賞　上察其誠免賜蔭
餘如前旨○張璁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冗華旗校
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大學士張璁疏畏

人君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功如楊綰相而子儀斌
聲樂黎幹省騶從崔寬毀第舍秦檜陰險納賂禍延國祚
二人爲相得失甚明今之內閣宰相職也頃來部院諸臣
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令是部院爲內閣之府庫矣今之
監司苞苴公行稱爲常例簠簋不飭怙然成風是監司又
爲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勞心指爲政拙善事而上官率與
薦名是郡縣又爲監司府庫矣　皇上欲宣德流化必自
以內閣始誠令內閣得人則清明之治可奏臣見每年進
表朝覲官率以餽送京官爲名科索小民怨詈載道宜如
禁約犯者勿赦　上命都察院訪察犯者以贓論

大學士楊一清上振飭京營兵務六事一本兵戒重事繁宜另設都御史專董營務簡素有才望者充之一坐營官多膏粱紈綺不閒軍旅宜用各邊閒將曾經戰陣者一各營宜通行簡閱選勇健者三千人爲第一等又選胆力過人武藝精熟者爲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倣防守離羸弱者退更之一軍士操練沿襲舊規惟逐衆聚散今宜使熟知號令人人習于進退之度擊刺之法又簡其熟于武藝者各一二人爲師聽其教習責以成效一營軍強壯殷實者多出錢包辦或營求走徒又各官役占者多所操練征發多係貧軍而包辦走役者不與焉軍心恐憤且管隊等官科斂多端軍安得不貧今宜嚴禁違者治之一京營之馬非壯大者不以給軍給過數月隨即羸弱或者相繼聞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只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量增其數以卹貧軍乃立法稽其倒失之數覈其椿朋之銀度養馬者不至貽累被罰者無詞疏入下部行乃改刑部尚書李承勛于兵部兼右副都督營務

大學士楊一清疏曰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眞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　正統已巳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　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練是爲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

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
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
化初年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分布益嚴我武益張于
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陋就簡番四
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
存貧難者飢寒困苦而其形
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爲
有驚欲撥一二萬之兵未
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兵
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
有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
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
者豈不爲之寒心哉至于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
不知兵兵不知將遲慢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閫口
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
爲笑曰是不堪用徒費芻糧
也中外皆知京軍爲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
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兵征之踰年始得平
定是皆强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
狄内侵遼兵不可掣調則内盜將置之不問乎啓邊人
輕視中原之心不可開于四夷不可訓于後優恤之恩

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
一新精彩一變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脉
者庶幾
在此也

按此疏言一代京營沿革利病曉然歲費百万粮芻而
緩急一無所用言京營而天下可知矣愚嘗謂有兵若
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曷若已之而識者猶憂軍伍之
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弗
思甚矣觀近時事益可徵近漸西寇作朝廷徵各省
兵討之而直中外四十万衛兵于不齒惟議調湖廣之
苗兵廣西之狼兵每夫召募山東之鎗手河南廣東之
新兵而已嗚呼衛兵無用固昌若去之柰何猶朘民膏血
以養此無用之物爲耶故愚以爲不若罷軍勿請停清
軍官勿置勿差任其消耗而徒事于隨圖里編民壯之
制以倣寓兵于農斯爲更化善治可久可繼夫治國猶
治家也治家者必畜貓以捕鼠畜犬以吠盜常也今人
家苟畜貓不捕鼠犬不吠盜則汲汲然
思易之矣嗚呼謀國者察此思過半
矣

張璁疏請各省鄉舉俱照兩京倒命京官往試京闈分考

亦用甲科以羅真才從之○李福達獄平賜璁二品服金
束帶及入閣賜玉帶銀圖書二日忠良貞一曰繩愆糾繆
楊一清曰耆德中正曰繩愆糾遣翟鑾曰清謹學士繩愆
輔德杜蘅曰忠誠靜慎繩愆匡遣各銀圖書○初哈密爲
土魯番所破餘衆走入塞散處諸城給僦屋以居貸田以
耕邊臣因撫留之時其酋長以屋地不足奏請量給提督
尚書王憲言土魯番獻款求和哈密興復計日可待而酋
長怠其故國安有所求且夷性無厭將來何極上從之○
詹事霍韜陳數事一言洪武中今天下多栽桑棗今六軍
萬姓仰食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安仰哈必興
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
樂中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若能查覈兵
伴招集流民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
言農桑爲衣食之原請勑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于
陂塘湖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修濬既可水利以灌農畝
興亦可分殺河勢不致橫溢一言內外軍戚戚掌載有定
額今陸授漸多乞勑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軍戚子
弟年至二十方許比試襲職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試不
中者降充軍制雖世襲興嚴考選乃今悉賂權貴雖乳臭
小兒無不中者乞嚴納賄之禁舉比試之實一言成祖既

平交此間陞賞就便夏原吉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
後日無窮故惟陞首功餘皆賞賚邇年奏捷者帶奏者獲
妖言獲賊盜者冒濫陞職如祖制河一言天下儒生不知
誥律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列大誥諸書頒示生員及民
間子弟講讀一言奸民避罪及惰民不力田者俱欲爲僧
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削髮者并父兄發北京種田則遊
方可固而貧民得所一請照景泰中令各寺觀每留田六
十畝餘悉給民僧種疏入詔下所司

吳瑞登曰此疏皆經國實務非書生臆說也北方之民
不習農業撫按之官不勸而不知勸而不知講讀誥律梵宮繡流
贅鼓愚俗奸僧藏匿乘隙爲非皆後世因襲之弊豁取

祖宗所已試者欲世
廟行之其謀慮遠矣

開佳御史虞守隨復上皇陵正議　上以守隨妄言惑人
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命議鹽法錢法戶部尚書鄒文
盛因條鹽法五事曰禁私鹽曰禁占窩曰禁奏討曰明限
限曰添刷引錢法三事曰遵錢制曰禁私販上納之
奪武定侯勛督府團營

摺一清惡勛驕橫諷御
史王萱陳察言之也

十一月楊一清等言近畿入府土地多爲各監局及勢豪
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產願自今凡
有請乞絕勿復許上令戶部推侍郎及科官有風裁者往

勘

吳瑞登曰世廟因一清之疏清理京畿而暨及天下不惟將來受其賜而且既往懲其慾彼近臣帝親孰不廉然守法乎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開住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寘鐇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宸濠之變隨　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等猶搜求餘黨累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握重權人心惶惑　武宗晏駕遂計擒之若永者誠不易得乞賜起用　上乃起永提督團營永至營清查軍馬數目一清

戊子　嘉靖七年

正月日重暈生珥右有戟又白虹彌天○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宮寢之中非祀天之所每旦拜祝似煩且褻請已之報聞○起原任兵部尚書王瓊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時哈密弗靖聰蔓言其禍起于彭澤陳九疇乞急用王瓊以寧西鄙帝從之瓊因論九疇誣网謂滿速兒實不久帝命逮繫詔獄聶能遷阿執政意箠掠備至坐誣网斬詞連彭澤廷和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再保河西有功得不死謫戍邊彭澤金獻民奪官廷和獲免

二月帝勑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

胡世寧曰甘肅米價湧貴由壤租宗籌邊策耳永樂中邊
儲悉籍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富商悉聚邊郡自
行耕墾樹藝兼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
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芻粟悉資輓運轉販艱難
益以飢荒價遂騰湧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枵腹殭斃
載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竈戶
輕引銀以來商賈帝嘉納之○大學士楊一清言積邊儲
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既有弊惟召商爲最便耳必
自今永爲定制凡開中鹽
兩除量留以備內歲折放

[illegible]納本色邊儲銀
[illegible]五斤不

苟其收然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
不可欲廣興屯種非補助屯丁不可宜令清軍官各查理
衙所軍戶不然亦可倣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
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迺徵其稅屯
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給爲官物屯地埋沒者聽人首告
官豪佔種者諭令吐還管屯之官貪婪侵尅者罰無赦有
成效者薦舉擢用　上令擬議條例以聞仍勑王憲劉天
和身親督課務底成效增築邊墻
待給事中陸粲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國初設東勝衛以
控扼之自後棄爲虜巢其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最
爲虜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墻低薄壕塹淺隘虜每
薄衆深入正德初楊一清制陝西欲將延綏定邊營

遞東石滂池至寧夏橫城二百里內邊墻增築高厚會本官去任中止迄今議者多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然前所築四十里計今且二十年屹立如故則斯言繆妄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　上賜妄可知　上命如一清初議速發帑儲佐之勿漸費

三月南贛巡撫汪鋐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　上賜鋐白金文綺遣官祭告前代名臣吕蕙于宗廟○勅製忠靖冠服

四月大學士謝迁致仕加張太子太保辭遂加少保解院事

論曰餘姚之後出果何爲哉當是時縣車然軼二十有二年矣乃再入當軸不五日而告歸亦何事功之有豈不知永嘉遇主安仁寵鈴雖已陵再侮亦不得獨行其志而乃欲殫我原差而後懷然長往則晚矣是以君子貴慧如也

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

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言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懼者六今日之弊實恐坐此臣舉其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之○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思田賊平疏陳窮兵盡勦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上嘉之○提督三邊尚書王憲言甘肅開中引鹽召商上納粮草以備緩急各商開納本色未有應者乞行總理粮草都御史會甘肅撫臣酌處本折兼收庶人情樂從邊儲有賴從之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上親製文序之○定議禮諸臣罪以

廷和爲罪首編氓毛澄以下罪各有差

按五元加皆不利　太和開國元勳文臣韓國公李善長以嫌賜死成祖靖難元功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非經敗没削爵全家謫海南景帝禦虜元功兵部尚書于謙讒僇天順復群元功武臣中國公石亨下獄論斬大學士徐有貞下獄流金齒　世宗入繼元功大學士楊廷和奪官

番夷牙木蘭帖木哥土巴率衆内附　上以夷情重大令尚書王瓊親詣甘肅會守臣悉計以聞○兩廣諸寨賊平

時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徭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古陶白竹羅鳳仙臺花仙風門挪子等尚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累請兵誅勦爲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吏隱忍招撫明韜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今思田二州招撫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守臣因令永順保靖二司官舊男領告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及約盧蘇王綬等兵相爲犄角凡生擒斬獲三千五名顆捷奏入京又處置八寨斷藤事宜一改南丹衛城於入寨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命戶兵二部議覆

七月上追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恭穆獻皇帝尊謚章聖皇太后尊號○吏部侍郎湛若水進所撰格物通百卷詔留覽○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管河郎中柯惟熊

九月罷撫督應期議開新河初惟熊贊之甚力人頗怨讀朝議罷役應期請緩一月母停止保其終事惟熊復甚言其不便部議兩罷之應期果毅任事欲急干成功然功未及成而罷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云

按應期勘得沛縣逓北河道地形痺下泥沙易集以故累濬累塞今詢之官民咸稱昭陽湖東自北進汪家口南出留城曰約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詠蓄水閘旁設逼水門及減水埠以蔣節縮較之挑濬舊河勞逸遠甚孔可爲永利討丁夫若干工可六月而畢廷議是之得旨又分官于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處挑濬以殺上流武城逓西至沛縣逓南修長堤以防北潰至是工半而止人皆惜之應期罷以工部侍郎潘希魯代之上治河疏畧曰河之大而要者有三一塞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夫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于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注于飛雲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渴開河流水涸無畔岸決堤塞沙大爲漕患然非疏其上流則秋來水發沙雜挑而復淤堤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水勢請勑都御史潘季馴會同總河工部尚書朱衡議處上從其議以次興工以其疏示輔臣曰朕惟外戚自古未有久富貴之能保其子孫者如王氏之富貴可謂極矣而王鳳王音相繼爲大將軍秉政王莽遂以篡漢王商之子王根亦爲大將軍秉政根之子王逢時遂以篡成帝舅淳于長之子淳于恭亦爲大將軍秉政恭之子淳于導遂以篡哀帝舅傅喜之子傅晏亦爲大司馬秉政晏之子傅遷遂以篡平帝外戚之禍如此可不戒哉

和伯陳萬言以中宮有疾乞容妻冀氏入宮視疾假以視病爲言多有窺伺朝廷者　皇后自作配服宮豈無親人不能得好朕不敢徇私以縱外戚深入益不如是恐無以範後世也

十月丁未皇后陳氏崩○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最戒勿僞尚書胡世寧因爲疏解上之上嘉納焉○國子祭酒舉鐸卒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贈謚上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治葬謚文恪

吳瑞登曰四品無祭葬贈謚例也限資格也特與舉鐸非例也榮清節也例行則天下無論分之望例外門行則天下起廉頑之思是舉也有關風教多矣

閏十月册順妃張氏爲皇后○漸逮兒令牙木蘭據沙州

以索所羈夷使牙木蘭帥老弱萬人闌帳二千奔宿州乞
金塔寺住牧守臣留之宿州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爲詞令
虎力納咱兒糾兀剌寇肅州副使趙載擊却之○沛縣廟
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希曾言由法河西來槓衝其上并
之鑿漕河之水東入昭陽湖以故閘水不復南流而飛雲
橋之水時後散漫今宜于濟沛等處築東堤以遏入湖之
路更築西堤水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漫而廟道口可永
無淤矣仍于上流分濬孫家渡趙皮寨二處則橫流以殺
而運道安矣允之

十一月上親製顯陵碑文召楊一清等于文華殿諭曰碑
頼卿等藤潤茲特酬勞賜一清麟衣麒麟衣各三襲玉帶
一張璁麒麟衣玉帶如一清翟鑾雲鶴衣三襲金花一各
上疏謝○內官監供用庫監收白糧私造大斗需索盲端
每一石倍輸二三石解戶苦之戶科給事中張經以聞命
科道官嚴加訪察○以遏惠河成糧運既至者一百九十
九萬有奇省脚價一十萬兩吳仲以運軍疲敝請暫給三
分之一俟一二年後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
其惠報可○是年石璉卒年六十有四謚文隱更謚文介
祓瑾爲人沉嘿不委言咲有不當意者輒沉嘿寡言咲
清修無玷毀譽不撓持論堅確不避夷險秉正祓而進
禮退主教南雍以師道自經諸生不敢
犯屢曲文衡力去濫惟文體之一變云